

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特别策划 走近舰艇长④

●从关中平原到世界舞台,从农家子弟到海军船长,他怀揣最朴实的愿望,与大时代撞个满怀  
●他驶过的航迹,是一个平凡人的成长史、一名海军船长的成长史,也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注脚

坐在茶几旁的矮凳上,他用不缓不急的温和语调,讲述自己的故事。  
他的轻声细语,并不是怕打扰隔壁房间正复习功课的12岁女儿。  
在太平洋上,他指挥他的船,声音也是如此节奏,不紧不慢。那是一场多国海军联合演习。在排水量为7000多吨的军舰驾驶室,他指挥若定,将4吨多重的直升机残骸从海底打捞出来。  
马高峰习惯说话轻声细语。可实际上,他常常

要面对的是不可预知的风险。  
在人民海军水面舰艇的体系中,船长马高峰和他的船,都是一个“非典型”的存在。  
海军北海舰队某防险救生支队“长岛号”援潜救生船的使命之一,就是援助遇险失事的海军潜艇。  
援潜救生船是大国海军才有的“标配”,它的所到之处,亮出的不是肌肉,而是大国的担当和实力。放眼全球,能担负援潜救生任务的军舰,数量极少。援潜救生船的船长,自然也是屈指可数。

无法想象面前这个沉静的军人,内心是怎样汹涌。  
这份波澜不惊的淡定从哪里来?这种胸有成竹的力量从哪里来?  
答案,或许就藏在深海。  
潜得越深,海流的力量就越大。这种力量,向下延伸,向上生长,由内而外,既来自内在的积蓄,也来自强大的外力。  
作为担负救援使命的海军船长,马高峰身上承

载的,不只是一个鲜活的生命,也是一段段鲜活记忆。  
生命中真正重要的,不是你经历了什么,选择了什么,而是你记住了什么,又是如何铭记的。  
加入海军的这20多年,马高峰直接参与或见证了海军发展的几乎所有重大历史节点。  
作为一名“70后”海军上校,船长马高峰的独个人记忆,是时代大相册的一页,也是中国海军近年来发展的缩影。

对话海军“长岛号”援潜救生船船长马高峰——

个人记忆 时代相册

■本报记者 高立英 陈国全 通讯员 张森 谭浩



第475期



站在世界地图前

走进马高峰的船长室,一张镶着白色木框的大幅世界地图占据了半面墙。  
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副司令,曾站在这幅地图前,为中国海军“长岛号”援潜救生船(简称长岛船)在联合军演中的表现“打满分”。  
站在这幅世界地图前,马高峰有时会想起20多年前,他花5元钱从老家书店买回的那本世界地图册。  
地图上,那些遥远的国度和地名,对他这个关中农家子弟,曾经只是地理课上的一个个符号。  
在关中平原一户户院里,也挂着一幅世界地图。60多岁的马老汉,经常又着腰站在地图面前,凑近着看一片蔚蓝色中的几个小点。  
自从儿子当上海军,马老汉就买回来一张世界地图挂在屋里。太平洋、夏威夷、海峽……这些陌生的地名,在老汉口中念着不再拗嘴。因为这些都是他儿子驾着军舰去过的地方。  
一次,村里人跑来告诉马老汉:“你家高峰上电视了!”看完视频,马老汉才知道,原来这娃开着那么大的军舰去了俄罗斯。



海军北海舰队某防险救生支队“长岛号”援潜救生船所到之处,亮出的是大国海军的实力与担当。 李唐摄



海军“长岛号”援潜救生船船长马高峰

我和船长马高峰,一起搭档已有三年多。  
他是陕西人,我是山西人,一秦一晋。大家笑称我俩好比“秦晋之好”。  
我的名字里有个“永”字,他的名字叫“高峰”,我们长岛船的船训,恰恰就是“永攀高峰”。  
我和船长能够成为好搭档,不仅仅因为我们脾气性格相投,还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:把兵带好,把船建好。  
我和船长是什么样,我们的舰员就是什么样,我们的船就是什么样。全船人凝聚在一起,同心合力,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

砺剑护鲸 永攀高峰

■海军长岛船政治委员 王永光

长岛船已具备对海现役所有型号潜艇极限深度实施援潜救生的能力。

“老师,人为什么活着”

回到老家,父母首先会给他马高峰端上一碗热腾腾的油泼面。  
红艳艳的辣椒末,在热油的刺激下,腾起一股辛香。一碗油泼面下肚,海上漂泊的漫长与紧张仿佛被瞬间带走,也将大家的记忆带回40年前的关中平原。  
1977年,“十年浩劫”刚刚结束。在中国广阔的大西北,真正温暖的春天还没有到来。  
那年深秋,渭河边的村庄里,一户姓马的人家添了个男娃。  
儿时,马高峰很瘦弱。懂事的他,想替父母分担,却难以适应干农活的艰辛。  
望着夏威夷珍珠港的落日,沐着海参崴的晨光,每当军旅生涯的重大时刻,马高峰都会习惯性想起母亲带着他割麦子的场景——  
那天正午,太阳毒辣。母亲弓着背飞快挥动镰刀,马高峰顺着麦垄跟在后面,小腿上被麦茬刮得满是血印。突然,他的脚被划伤,钻心地疼。  
马高峰扔下镰刀,跑到母亲跟前。母亲头也不抬,边割边说:“娃,吃得苦,你才能走得更远。”  
还记得,在一次生物课上,老师让学生们自由提问。同学们谁也没有举手。  
女同学周晓宁记得很清楚,沉寂很久后,班里话最少的马高峰站起来问:“老师,人为什么活着?”  
教了一辈子书的老先生,先是怔了一下,随即高兴地说:“问得好!说明你有了真正的思考。我相信,你一定能成为最好的学生。”  
人,为什么活着?马高峰用20年找到了答案——实现梦想。“为了梦想,人生所有吃过的苦、受过的累,都是值得的。”  
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西北人,马高峰20岁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海。他忘不了第一次随军舰出海时一边狂吐,一

边绘图的情形。  
初中时,马高峰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,写出空灵的文字。上了高中,他的梦想是考进西北工业大学,上最好的航空系。当然,还要和自己青梅竹马的周晓宁一起。  
人生的精彩,就在于意外。马高峰至今还记得填报高考志愿的那一天。表哥极力鼓动马高峰:“试一试,提前录取,不收学费,还发津贴。”  
表哥是军事发烧友。1997年3月,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访问美国圣迭戈,人民海军第一次横跨太平洋,首次抵达美国本土。  
对所有军事发烧友而言,这是中国海军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。  
马高峰刚当上船长时,有领导担心:他这“绵”性格,能不能管好这么大一艘船?  
事实是最好的回答。马高峰在指挥军舰时,口令从来从不缓不急,虽然没有威风凛凛的气势,却能给全船官兵传递出胸有成竹的自信。  
马高峰给人留下最个性的印象,是在甲板上打太极拳。他不仅自己练太极,还打算教船上的官兵们一起打。  
“温和也是一种力量。”马高峰认为,

与大海打交道,也需要以柔克刚,以静制动。  
在年轻的声响兵刘立涛脑海里,船长马高峰的经典形象是这样的——烈日下,他握着一把敲锈锤,弯腰俯身,在前甲板轻轻敲击……  
他那小心翼翼的神态,让刘立涛觉得,这个40多岁的男人,“不仅仅是在为舰艇除锈,更像是在忘我地打磨自己心爱的物品。”  
“看到船长,就像看到我姨夫一样。”刘立涛说,小时候他的偶像是自己姨夫——一名敬业的好警察,一个顾家的好男人。如今,他的偶像是马高峰。他对马高峰说:“船长,我希望,你的今天能成为我的明天。”  
让马高峰最骄傲的是,船上这些年轻人“努力起来超乎你的想象。”  
同行都喊马高峰叫“老马”。在他们心里,这声“老马”不仅仅是因为他姓马,更因为他身上那种老马拉车、埋头干事的状态。

他的想法其实很简单

青岛港,午后的阳光在海面上洒下一片碎金。海边的海军军官公寓里,女主人周晓宁给鱼缸里的两条锦鲤撒下一把鱼食,又把窗台上的几盆马蹄莲浇了一遍。  
离这个温馨的小家一千多米之外,就是长岛船驻泊的码头。  
即便这么近,马高峰也总回不去。一出海,马高峰的“不久”,总是会变成“很久”。渐渐地,妻子已经习惯了对丈夫回家的日子不再有预期。  
有一次,家里门铃突然响了。妻子开门一看,惊喜,穿着作训服的马高峰站在门外。他已经一个多月没回家了。妻子要拉他进门,他却不动,“看你一眼,我就得走了。”  
妻子不解,这么短的时间,来回折腾什么呢?  
聚散离合的日子,周而复始。身边的许多人,都问过这对夫妻:你们的关系

为什么能一直保持得那样好?  
这,还要从20年前说起。1999年10月,国庆50周年大阅兵结束后不久,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系女生周晓宁,收到了一封信和一张军装照。  
照片上,海军准军官马高峰黑瘦的脸庞上,一双眼睛闪闪发亮。他是受阅海军学员方队的第9排第17名,排面正中间的“钉子兵”。  
阅兵结束回到学校,马高峰在22岁生日时,收到了周晓宁从西安寄来的一盒巧克力。  
马高峰把这盒巧克力分享给大家,也让同窗们分享了爱情的甜蜜。多年之后,同窗还记得马高峰当时的狂喜:“来,让你们看看,真正的美女长什么样!”  
马高峰的女儿知道,爸爸有一个“宝贝”箱子藏在柜子上。她曾好奇地打开箱子,却发现里面只有一沓一沓写满字的纸,还有几十个泛黄的信封。  
一次,马高峰拿出以前写给妻子的这些信来,一一翻看。妻子问他在找什么。他说,要看看还有哪些自己说过的话,没有兑现。  
妻子笑着说,自己早不记得了。可马高峰还是一副认真的表情。  
“认识这么多年,他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。”妻子最看重的就是马高峰的专一和踏实。他说过话、认定的事,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到极致。  
平日里,马高峰连“大宝”都碰不得往脸上抹,他却看不得妻子头上多出一根白发。  
“其实,他的想法也很简单,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,让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。”妻子会心一笑。  
身材并不高的马高峰,紧紧牵着已经长高的女儿,顺着台阶缓缓下楼。女儿的名字马闻,是马高峰取的。他说,“闻”字的意思是希望女儿能少说多听、少说多做。  
他轻轻一笑,告别他的两个“女孩”,又一次出发。  
“什么时候,能给她们换个更大的家,就好了。”这是马高峰的下一个目标。

(采访中得到了张弘赞、张海波的大力协助,在此致谢。)  
版式设计:梁晨



搭档说

